每天都有人被抓 中國正在發生甚麼事

文｜James Jseng

中國前首富許家印遭到重判、安踏集團前 CEO 徐陽「高空告別」出逃赴美，攜程被以反壟斷罰款 51.79 億元人民幣，聽說還企圖逃亡，全家被捕，在短短一兩個月內，發生這麼多驚天動地的事，映照出來的，就是中國政經環境一場深層而且肅殺的結構性重塑。

這些事件，很顯然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市場監管或個案執法，而是一場對資本、資源與個人控制力的全面回收。中國的最高權力，有意識的要求資產與人才必須完全歸順於單一意志，任何不受控的私有積累與流動性，都已經被視爲潛在威脅。

產業選擇不再是「升級」而是「順我者昌」

現在中國官方宣揚的「國家主導經濟」與「新質生產力」，眞相並非單純的產業轉型，而是一次極其嚴酷的「淘汰與劃界」。

被挑中的「倖存產業」：半導體、高端製造、軍工科技、新能源、關鍵材料。這些領域之所以能持續獲取信貸、土地、政策紅利與人才傾斜，是因爲它們直接服務於「國家安全」與「美中博弈」的硬實力需求。

資源向這裏集中，並非市場競爭的結果，而是戰略必要性。

被放棄與整肅的「其餘行業」：消費型網絡平台、補教業、房地產業、金融中介、一般服務業，乃至部份傳統消費品牌。

在官方眼中，這些產業不具備戰略價值，甚至被視爲寄生於實體經濟的「內卷」源頭、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溫床，或消耗金融資源的風險點。企業一旦失去戰略利用價值，隨時面臨監管、行政打擊甚至刑事追責的風險。

恒大的崩塌與許家印的無期徒刑，正是這一套邏輯的極端示範。

這種劃界並非新發明，而是延續近年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」的思路，只是執行力度與覆蓋面已明顯擴大。

扛著「打地主」的權力重組

過去幾十年，部份紅二代、官僚特權階層與民營巨頭，透過高槓桿、土地財政、資本運作與政商關係，積累了巨大社會財富。

當前的清算，表面上符合大衆對「反腐」與「打擊貪婪資本」的期待，承襲了中共歷史上「打地主」以凝聚底層支持的共產語境。

但其眞實目的，是剝奪這些舊特權階級掌控龐大資產、甚至形成潛在割據勢力的能力。權力與資本必須完全歸順於單一意志，任何不受控的私有資本，都是潛在的政治威脅。

許家印的案例最具代表性，他從農村出身到一度成爲中國首富，再到 2023 年被採取強制措施、2026 年 4 月庭審認罪、8 月 20 日一審被判無期徒刑並沒收全部個人財產。

法院認定他主導恒大在 2016 ～ 2021 年間大規模財務造假、虛增資產、隱瞞負債，涉及非法吸收公衆存款、集資詐騙、欺詐發行證券、單位行賄等八項罪名。

恒大集團被罰 88.2 億元，恒大地產被罰 70 億元，合計近 160 億元。同日另有包括他兒子在內的 56 人被判刑。這不僅是對債務危機的司法收尾，更是對「舊時代高槓桿暴富模式」的公開清算。

化整為零的「地方財政補血」

在土地財政全面崩潰、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的當下，執法與處分已演變爲實質上的「資產轉移」。

2026 年 7 月 25 日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攜程做出行政處罰：認定他們自 2020 年以來濫用在線酒店預訂市場支配地位，透過「特牌」獨家合作與強制「全網最低價」等手段與對手競爭。

他們的處分是，合計罰款 51.79 億元，其中沒收違法所得 16.58 億元，按 2025 年境內銷售額 469.58 億元的 7.5% 處以罰款 35.21 億元，另責令退還強制扣除的訂單儲備金 1.22 億元。這是平台經濟領域罰款比例較高的案例之一，也是針對「全網最低價」行爲的標誌性處理。

從許家印案的資產追繳，到攜程等民間企業巨頭的天價罰款，這些資金直接進入各級國庫，成爲填補地方財政窟窿、維持維穩與日常運作的最快補給線。

「查辦企業」很顯然已經成爲當前最具效益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。官方雖強調「過罰相當、寬嚴相濟」，但在土地出讓收入銳減、隱性債務高企的背景下，這種「以罰代稅」的實質功能根本騙不了人。

「要人也要錢」的閉環管控

將攜程案、民企高層離境現象，與更嚴格的出國管制結合來看，整個國家的管控機制正形成一個封閉的網。

錢不能走：透過稅務查核、反壟斷罰款、資本管制與資產追繳，將富豪與企業的資產鎖在地頭，並逐步抽乾轉入國庫。

人不能跑：強化高階主管、精英與技術人才的邊控與出國審查。

2026 年 7 月 31 日公布、9 月 15 日起施行的《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》，進一步完善限制出境措施，涵蓋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、技術安全的情形，並在特定情況下允許不通知當事人即執行邊控。這被外界解讀爲將過去實務中的「秘密邊控」進一步制度化。

安踏前品牌 CEO 徐陽的案例就是發生在這個窗口期。

他在安踏任職約 20 年，成功將始祖鳥中國業務從約 8 億元推至近 30 億元。2023 年初調回主品牌擔任 CEO，設定激進增長目標，但 2025 年主品牌增速僅 3.7%，遠低於預期。

2026 年 7 月 15 日他以「家庭原因」辭職，8 月 18 日在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起飛約一小時後，才於朋友圈公開表示因家人留學將舉家遷居美國，並坦言「沒有安排任何一場道別，是因爲辜負信任的愧疚和不願示人的軟弱」。

這種「起飛後才敢發聲」的方式，迅速引發「跑路」聯想，也反映出當前精英階層對人身自由與資產安全的高度敏感。

更深層的結構與未來軸線

這種「財產充公」與「人身限制」交織的氣氛，揭示了中國未來的核心軸線：爲了維持體制的生存與安全，經濟發展已被徹底降級爲次要目標；對資本與個人的全面掌控，才是不可動搖的最高原則。

這種閉環管控有助於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與外部依賴，但也可能抑制創新活力、加速人才與資本的「用腳投票」。

這已經不是單一政策的搖擺，而是一整套治理邏輯的深化與改變，許家印的無期徒刑、徐陽的「高空告別」、攜程的天價罰單，只是這場重塑中幾個最清晰的註腳，而且，還會有更大的公司，更有名的大咖，成爲下一個被鬥垮、被吸血的目標。

轉自《上報》

奧運英雄成「上訪戶」 劉翔微博維權

文｜陳靜

他是「中國飛人」劉翔，2004 年雅典奧運會男子 110 米跨欄決賽賽道上，以 12 秒 91 追平世界紀錄並奪冠；他是中國首位男子田徑奧運冠軍，打破了歐美和非裔選手在該項目上近百年的壟斷，向世界證明了黃種人也能在直道爆發力項目上站上世界之巔。

2006 年，他又以 12 秒 88 打破塵封 13 年的世界紀錄，並於 2007 年加冕世錦賽冠軍，達成奧運冠軍、世界紀錄、世錦賽冠軍的「大滿貫」。

他是替體制賺進數億廣告金流的搖錢樹。退役 10 餘年後的今天，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劉翔，讓全網吃驚的是，如今竟然被迫像底層訪民一樣，在微博上公開發文求助網友，將上海體育局要麼買斷工齡走人；要麼回體制坐班當基層教練的苛刻通牒公諸於世。

昔日國寶級巨星 網絡維權發聲

8 月 26 日，已經淡出公衆視線多年的劉翔，罕見地在個人微博貼出當年雅典奧運會奪冠時使用的 1363 號號碼布照片，他向廣大網民坦言自己面臨人生難題，並寫下了一段令人錯愕的求助文字：「在線等，碰到個難題：希望廣大網友給我點意見。體育局徵我實斷或當教練上班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這無疑是在微博上公開投訴上海體育管理局。這下可好了，估計劉翔也要上中共的黑名單了，每到敏感日子，就上門看管一類的，或者出門也要各種盯梢？

面對劉翔的求助和輿論的喧嘩，上海體育局爲了避免事情鬧大，當晚迅速通過媒體做出回應。官方表態稱，劉翔是上海的優秀運動員，爲上海體育做出了突出貢獻，是「鐫刻上海歷史的功勳體育人」。依據國家體育總局與上海市關於運動員退役安置的有關規定，8 月 26 日下午，上海市競技體育訓練管理中心已與劉翔進行了溝通，擬依據相關規定，主要通過「組織安置」或「自主擇業」對其予以妥善安置。上海體育局同時強調，將與其保持良好溝通，妥善做好各項保障安置工作。

在上海體育局及時做出回應後，當晚 22 時許，劉翔在個人微博評論區再次發聲，言辭犀利地回擊道：「還依規？這是依的哪一條規？ 10 年了想起來安置我了，分廣告費的時候怎麼不依法依規安置我？」這句質問直接將爭議的焦點從單純的崗位選擇，引向了更深層次的利益分配與歷史遺留問題，並直指當年廣告代言費被官方層層盤剝的分成舊事。這條微博如同一顆重磅炸彈，在中國網絡上引發山崩海嘯般的討論，相關話題在短短幾小時內強勢霸佔熱搜榜首。

有的網友說：支持劉翔，退廣告費；還有的網友感慨：劉翔這種上過神壇的都如此對待，你可想想普通人這輩子有多難！還有的網友同情劉翔說：當年本來已經受傷無法參賽，還不是被逼著上場？

劉翔的「強勢回擊」所以能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，是因爲他的遭遇並非個案。在衆多退役運動員中，安置滯後、補償標準不透明、身份轉換困難等問題普遍存在。作爲中國體育的標誌性人物，劉翔的公開質疑，實際上是爲這一群體發出了共同的聲音。

在中共體制下，普通百姓因冤屈走投無路選擇上訪，換來的往往是截訪與維穩；而今天，連曾經站上世界田徑之巔、替中共政權賺足政治門面與商業暴利的奧運冠軍，竟也淪落到必須藉助微博爲自己在體育局「討公道」的地步。這足以證明：在體制的鐵拳與官僚的冷血面前，沒有人是眞正安全的。

吸乾血汗後卸磨殺驢

回顧 2004 年雅典奧運會，劉翔以 12 秒 91 追平世界紀錄奪冠，一夕之間成爲全中國最炙手可熱的商業金礦。在鼎盛時期，劉翔身上的代言合約超過數十個，涵蓋頂級運動品牌、汽車、通信巨頭及金融機構，累計商業產值保守估計高達數億乃至 10 幾億元人民幣。

然而，在中共體育總局與地方體育局嚴苛的「抽水分成」規定下，運動員並不能自由支配這些血汗收入。根據當年的體制規則，運動員代言與獎金收入，至少有 50% 甚至高達 65% 必須上繳，分別由國家體育總局、上海市體育局、田徑協會及基層教練團隊層層瓜分：

國家體育總局／田管中心：抽取約 35% 作爲體制政績與管理資金；上海市體育局／訓練中心：直接抽取約 20%，累計進帳數億元，成爲地方官僚晉升與分紅的提款機；教練與保障團隊：分走約 10%；劉翔個人所得（稅前）：僅剩約 35%，卻要承擔全部身體傷殘與精神重壓。

如今，10 餘年過去，劉翔早已沒有了賽場價值，身上的剩餘商業價值也被榨取殆盡。在當前地方財政枯竭、體制內人員精簡的背景下，上海體育局官員立刻變了一副嘴臉，將這位昔日的「搖錢樹」視爲甩不掉的財政包袱，企圖用極低的買斷成本一腳踹開，或用基層坐班教練的職位進行羞辱式收編。

從民族英雄到替罪羔羊

劉翔今天的遭遇，並非偶然。 2008 年北京奧運，中共爲了營造「萬邦來朝」的大國盛世，將所有的政治重壓都堆疊在劉翔一人肩上。當時他的右腳跟腱早已傷痕累累，醫療團隊與教練組心知肚明他無法承受高強度對抗，但背後數以億計的贊助商合約與極權政府的政治指標，硬生生將他逼上了鳥巢的跑道。當他因劇痛撕心裂肺地撕下號碼布退賽時，中共官媒與受民族主義蠱惑的看客，瞬間將所有的憤怒傾瀉在他身上，「劉跑跑」、「懦夫」、「影帝」的惡意咒罵鋪天蓋地。

到了 2012 年倫敦，歷史再次殘酷重演，跟腱斷裂的劉翔單腿跳完全程並親吻欄架，那一幕感動了全球田徑界，卻依然阻擋不了國內輿論長達數年的網絡暴力。那些躲在背後簽訂商業巨約、逼迫傷員上場的體育官員們隱身了，所有的黑鍋全由運動員一人揹負。體制享受了榮光與財富，卻把唾沫與詛咒留給了英雄。

